

云南的云，
西溪的雨

*The Clouds in Yunnan,
the Rain in Xixi*

林徽因
梁实秋
汪曾祺 等著
黄兴 编

云南的云，
西溪的雨

林徽因

梁实秋

汪曾祺
等著

黄兴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的云, 西溪的雨 / 林徽因等著; 黄兴编.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9
ISBN 978-7-5404-9307-3

I. ①云… II. ①林… ②黄…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26496 号

云南的云, 西溪的雨
YUNNAN DE YUN, XIXI DE YU

作 者: 林徽因 等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徐小芳

封面设计: 天行健

内文版式: 谭 哲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字 数: 136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9307-3

定 价: 4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京华烟云	003	北海公园
	006	卢沟晓月
	012	陶然亭
	018	上景山
	023	香山红叶
	028	潭柘寺戒坛寺
齐鲁风采	037	泰山日出
	040	扇子崖
	051	忆青岛
	060	济南选胜

江淮美景	067	苏州的回忆
	074	石湖
	079	观莲拙政园
	084	南京
巴山蜀水	095	入川小记
	102	长安寺
	106	青蓉略记
烟雨江南	119	西溪的晴雨
	123	绿水青山两相映带的富春江
	132	不肯去观音院
	137	湖山怀旧录
	146	雁荡山的秋月

彩云之南	161	滇行短记
	185	花潮
	191	蒙自杂记
	196	云南看云
西出函谷	207	登雁塔
	217	长安道上
	243	敦煌游记
	251	走进塔里木
	260	伊犁河

京华烟云

京城的雉堞若隐若现，西山的云翳似近似远，大野无边，黄流激奔……

北海公园

林徽因

在二百多万人口的城市中，尤其是在布局谨严，街道引直，建筑物主要都左右对称的北京城中，会有像北海这样一处水阔天空，风景如画的环境，据在城市的心脏地带，实在令人料想不到，使人惊喜。

初次走过横亘在北海和中海之间的金鳌玉蝀桥的时候，望见隔水的景物，真像一幅画面，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耸立在水心的琼华岛，山巅白塔，林间楼台，受晨光或夕阳的渲染，景象非凡特殊，湖岸石桥上的游人或水面小船，处处也都像在画中。池沼园林是近代城市的肺腑之言，借以调节气候，美化环境，休息精神；北海风景区对全市人民的健康所起的作用是无法衡量的。北海在艺术和

历史方面的价值都是很突出的，但更珍贵的还是在它今天回到了人民手里，成为人民的公园。

我们重视北海的历史，因为它也就是北京城历史重要的一段。它是今天的北京城的发源地。远在辽代(十一世纪初)，琼华岛的地址就是一个著名的台，传说是“萧太后台”；到了金朝(十二世纪中)，统治者在这里奢侈地为自己建造郊外离宫：凿大池，改台为岛，移北宋名石筑山，山巅建美丽的大殿。元忽必烈攻破中都，曾住在这里。元建都时，废中都旧城，选择了这离宫地址作为他的新城，大都皇宫的核心，称北海和中海为太液池。元的三个宫分立在两岸，水中前有“瀛洲圆殿”，就是今天的团城，北面有桥通“万岁山”，就是今天的琼华岛。岛立太液池中，气势雄壮，山巅广寒殿居高临下，可以远望西山，俯瞰全城，是忽必烈的主要宫殿，也是全城最突出的重点。

明毁元三宫，建造今天的故官以后，北海和中海的地位便不同了，也不那样重要了。统治者把两海改为游宴的庭园，称作“内苑”。广寒殿废而不用，明万历时坍塌。清初开辟南海，增修许多庭园建筑，北海北岸和东岸都有个别幽静的单位。

北海面貌最显著的改变是在一六五一年，琼华岛广寒殿旧址上，建造了今天所见的西藏式白塔。岛正南半山殿堂也改为佛寺，由石阶直升上去，遥对团城。这个景象到今天已保持整整三百年了。北海布局的艺术手法是继承宫苑创造幻想仙境的传统，所以它以琼华岛仙山楼阁的姿态为主：上面是台殿亭馆；中间有岩洞石室；北面游廊环抱，廊外有白石栏楯，长达三百米；中间漪澜堂，上起轩楼为远帆楼，和北岸的五龙亭隔水遥望，互见缥缈，是本着想象的仙山景物而安排的。

湖心本植莲花，其间有画舫来去。北岸佛寺之外，还作小西天，又受有佛教画的影响。其他如桥亭堤岸，多少是模拟山水画意。北海的布局是有着丰富的艺术传统的。它的曲折有趣、多变化的景物，也就是它最得游人喜爱的因素。同时更因为它的水面宏阔，林岸较深，尺度大，气魄大，最适合于现代青年假期中的一切活动：划船、滑水、登高远眺，北海都有最好的条件。

卢沟晓月^①

王统照

“苍凉似是长安日，呜咽元非陇头水”，这是清代诗人咏卢沟桥的佳句，也许，长安日与陇头水六字有过分的古典气息，读去有点碍口？但，如果你们明了这六个字的来源，用联想与想象的力量凑合起，提示起这地方的环境，风物，以及历代的变化，你自然感到像这样“古典”的应用确能增加卢沟桥的伟大与美丽。

打开一本详明的地图，从现在的河北省、清代的京兆区域里你可找得那条历史上著名的桑干河。在往古的战史

^① 本文作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引发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日的民族解放战争。

上，在多少吊古伤今的诗人的笔下，桑干河三字并不生疏。但，说到治水，隰水，灤水这三个专名似乎就不是一般人所知了。还有，凡到过北平的人，谁不记得北平城外的永定河？——即不记得永定河，而外城的正南门，永定门，大概可说是“无人不晓”罢。我虽不来与大家谈考证，讲水经，因为要叙叙卢沟桥，却不能不谈到桥下的水流。

治水，隰水，灤水，以及俗名的永定河，其实都是那一道河流——桑干。

还有，河名不甚生疏，而在普通地理书上不大注意的是另外一道大流——浑河。浑河源出浑源，距离著名的恒山不远，水色浑浊，所以又有小黄河之称。在山西境内已经混入桑干河，经怀仁、大同，委弯曲折，至河北的怀来县。向东南流入长城，在昌平县境的大山中如黄龙似的转入宛平县城，二百多里，才到这条巨大雄壮的古桥下。

元非陇头水，是不错的，这桥下的汤汤流水，原是桑干与浑河的合流；也就是所谓的治水、隰水、灤水、永定河与浑河、小黄河、黑水河(浑河的俗名)的合流。

桥工的建造既不在北宋时代，也不开始于蒙古人的占据北平。金人与南宋南北相争时，于大定二十九年六月方

将这河上的木桥换了，用石料造成，这是见之于金代的诏书，据说：“明昌二年三月桥成，敕命名广利，并建东西廊以便旅客。”

马可·波罗来游中国，官服于元代初年时，他已看见这雄伟的工程，曾在他的游记里赞美过。

经过元明两代都有重修，但以正统九年的加工比较大，桥上的石栏、石狮，大约都是这一次重修的成绩。清代对此桥的大工艺也有数次。乾隆十七年与五十年两次的动工确为此桥增色不少。

东西长六十六丈，南北宽二丈四尺，两栏宽二尺四寸，石栏一百四十，桥孔十有一，第六孔恰当河之中流。

按清乾隆五十年重修的统计，对此桥的长短大小有此说明，使人(没有到过的)可以想象它的雄壮。

从前以北平左近的县分属顺天府，也就是所谓京兆区。经过名人题咏的，京兆区内有八种胜景，例如西山霁雪，居庸叠翠，玉泉垂虹等，都是很美的山川风物。卢沟桥不过是一道大桥，却居然也与西山居庸关一样列入八景

之一，便是极富诗意的“卢沟晓月”。

本来，“杨柳岸晓风残月”是最易引动从前旅人的感喟与欣赏的凌晨早发的光景；何况在远来的巨流上有一道雄伟壮丽的石桥；又是出入京都的孔道，多少官吏、士人、商贾、农工，为了事业，为了生活，为了游览，他们不能不到这名利所萃的京城，也不能不在夕阳返照，或东方未明时打从这古代的桥上经过。你想，在交通工具还没有如今迅速便利的时候，车马、担簦，来往奔驰，再加上每个行人谁没有忧、喜、欣、戚的真感横在心头，谁不为“生之活动”在精神上负一份重担？盛景当前，把一片壮美的感觉移入渗化于自己的忧喜欣戚之中，无论他是有怎样的观照，由于时间与空间的变化错综，而对着这个具有崇高美的压迫力的建筑物，行人如非白痴，自然以其鉴赏力的差别，与环境的相异，生发出种种触感。于是留在他们心中，或留在借文字绘画表达出的作品中，对于卢沟桥三字真是有很多的酬报。

不过，单以“晓月”形容卢沟桥之美，据传是另有原因：每当旧历的月尽头(晦日)天快晓时，下弦的钩月在别处还看不分明，如有人到此桥上，他偏先得清光。这俗传的道理是不可靠的，不能不令人疑惑。其实，卢沟桥也不

过高起一些，难道同一时间在西山山顶，或北平城内的白塔(北海山上)上，看那晦晓的月亮，会比卢沟桥不如？不过，话还是不这么拘板说为妙，用“晓月”陪衬卢沟桥的实在是一位善于想象而又身经的艺术家的妙语，本来不预备后人去作科学的测验。你想，“一日之计在于晨”，何况是行人的早发，潮气清蒙，烘托出那勾人思感的月亮，——上浮青天，下嵌白石的巨桥？京城的雉堞若隐若现，西山的云翳似近似远，大野无边，黄流激奔……这样光，这样色彩，这样地点与建筑，不管是料峭的春晨，凄冷的秋晓，景物虽然随时有变，但如无雨雪的降临，每月末五更头的月亮、白石桥、大野、黄流，总可凑成一幅佳画，渲染飘浮于行旅者的心灵深处，发生出多少样反射的美感。

你说，偏以这“晓月”陪衬这“碧草卢沟”(清刘履芬的《鸥梦词》中有《长亭怨》一阕，起语是：叹销春间关轮铁，碧草卢沟，短长程接)，不是最相称的“妙境”吗？

无论你是否身经其地，现在，你对于这名标历史的胜迹，大约不止于“发思古之幽情”罢？其实，即以思古而论也尽够你深思，咏叹，有无穷的兴趣！何况，血痕染过的那些石狮的鬃鬣，白骨在桥上的轮迹里腐化，漠漠风

沙，呜咽河流，自然会造成一篇悲壮的史诗，就是万古长存的“晓月”也必定对你惨笑，对你冷觑，不是昔日的温柔，幽丽，只引动你的“清念”。

桥下的黄流，日夜呜咽，泛挹着青空的灏气，伴守着沉默的郊野……

他们都等待着有明光大来与洪涛冲荡的一日——那一日的清晓。